

大风

之
汉祖刘邦

于泽俊 著

宁夏出版社
NINGXIA PUBLISHING HOUSE

大风

之

汉祖刘邦

于泽俊 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风之汉祖刘邦/于泽俊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5

ISBN 978 - 7 - 5080 - 7597 - 6

I. ①大… II. ①于…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96894 号

大风之汉祖刘邦

作 者 于泽俊

责任编辑 田红梅 陈 默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印装厂

版 次 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 1030 1/16 开

印 张 23

字 数 450 千字

插 页 2

定 价 39.80 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半贈澤俊賢弟

胸中自有豪氣在
敢遣霸雄戰筆端

梁俊康

二〇〇九年十月十二日于京

家天下是不可持续的

我喜欢这部书稿。

两部书共八十章,约六十万字,众多历史人物,巨细纷呈,驾驭起来委实不易。然而,我读时的感觉是,作者驾取得很自信,因而很从容,一切了然于胸,十分稔熟,故体现着一种娓娓道来,行云流水般的叙述风格。

我之喜欢这一部书稿,是逐渐的过程。起初,却是有些讶异的。

当刘邦口中骂出“他娘的”,我讶异了。

刘邦、萧何、樊哙、张良……这些历史人物之间“起事”之前便有交往了吗?对此我怀疑,便也讶异。

那是一段刀光血影、铁马金戈、征战不息的历史。为什么对两军拼杀,每每几万人、十几万人、几十万人恶战得天昏地暗、鬼哭神泣的大场面缺乏“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刀剑千万一夜杀,平明流血浸空城”、“将军夸宝剑,功在杀人多”的渲染描写呢?不解。讶异。

怎么起初的刘邦们、项羽们,其言其行,其喜其怒,其冲动其城府,读来竟仿佛如今的些个农民兄弟呢?困惑顿生,讶异大矣。

然而还是被作者自信满满、从容不迫,娓娓道来的铺展所吸引。这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文稿。终于罢读,结果是感慨多多。

我曾因我的种种讶异,与作者交换了一次看法。

泽俊先生笑问:“你对那段历史,那些古人,一向已有定见,是吧?”

我点头。

连中国象棋历来都以“楚河”、“汉界”分开红黑棋子,足见那段古史对后世的影响是多么深远,我当然亦知二三的。依我看来,那一段大事件在中国古代史中的分量,与战国时期,与三国时期,是难分轻重的。

泽俊先生又问:“那么,在你心目中,刘邦们项羽们等历史人物,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呢?”

于是我想到了“霸王别姬”、“鸿门宴”、“韩信点兵”、“萧何追韩信”等等京剧剧目;想到“四面楚歌”、“项庄舞剑”、“沐猴而冠”等成语典故;想到了“力拔山兮气盖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等等豪言壮语;



想到了各种开本、各种画法的刘邦们和项羽们，他们一个个气宇轩昂，神威凛凛，皆如天生的英雄，胎里形成的霸王种子一般。正所谓成也了得，败也了得。尤其刘、项二人，哪个不是“运筹策于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一叱咤风云陡转，一挥师地动山摇的雄霸呢？

我说：“总而言之不该像些个农民吧？”

泽俊先生又微笑了：“撇开萧何、张良、韩信、叔孙通等儒者人士，刘邦以及当初与之起事的那些人物，其实都是古代走投无路，被迫造反的农家子弟呀！项羽虽有贵族血统，但也是亡国贵族的后代，所受古文化的影响极有限，在起义之前，气质上终究还是‘愤青’的成分多一些的。所以，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写农民造反，应像造反的农民，切莫先入为主地已视他们为英雄，于是沿袭英雄该怎么写的套路。英雄不英雄，那是他们后来的事。起初的吕雉，我也只当她是一个普通的农妇来写；起初的妙逸（虞姬），我觉得与现今沦为‘三陪女’的农家少女大约也没什么两样的。刘邦与女人们的多角关系，项羽与妙逸的生死恋，都带有得势前后的农家子弟、一朝称霸的破落贵族子弟与女人们的关系色彩，依我想来似乎更符合古事古人的原貌。还有他们和她们的语言，我也要求自己以白话文甚至现代语来写。我不想写成一部文言连篇的书。古代的那样一些人物们究竟怎么说话，其实是我们今人谁都不敢断定的。我们已经接受了的人物语言，都是修史的古代史家们以自己的文采加了的。按那种语言水平看，刘邦们，项羽们，陈胜们，吴广们，岂不都成了文言大师了么……”

我茅塞顿开，困惑全释，连刘邦动辄“他娘的”，也一并认同了。

泽俊先生的书稿，某种程度上颠覆了我对古史今写一类书的看法。我因我的阅读习惯被颠覆而更加喜欢它。

这部书稿中，有些人物的对话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如——

刘邦对吕雉说：“我这么拼死拼活地打天下容易吗？我又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为了这个家吗？”

刘邦对刘太公说：“儿臣小的时候，太上皇常骂儿臣无赖，不如刘仲能治产业，现在大人看看，谁治的产业多？”

还有刘太公与王陵的母亲的一段对话：

刘太公：“咳！这些孩子们瞎折腾，也不知能不能成事，害得我们这些快入土的人整天跟着他们提心吊胆的。”

“太公不必担忧，孩子们肯折腾是好事，好男儿就该如此，哪怕不成，也不能失了男儿这口气。况且，我看汉王行事，一定能成！”

“果真如此，我们这些罪也没白受。”

又如妙逸对吕雉说：“我从来没想过让他（项羽）当什么王、什么帝，只要两个人能在一起就好。”

还有刘邦去世前与诸臣刑白马盟誓时说的话：“非刘姓而王者，天下共诛之！”



也有一些事情给我留下极恐怖的印象,如吕雉对戚姬的残酷迫害,将彭越的肉熬成羹分送给被她视为“敌对势力”的人,与美国恐怖电影中变态杀人魔的行径没什么两样。

于是联想到“文革”时期毛泽东对江青的评价:“有吕后之心,无吕后之才。”——不禁脊上一阵发寒。

毛泽东在其著作中曾经写道:“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失败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

如果说刘邦们、项羽们当初造反是为了推翻秦暴政,属于阶级斗争的性质,那么,他们之间后来的连年大战,致使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又说得是哪门子阶级斗争呢?还不都是为了自家当皇帝!他们的追随者们,还不是图的封王封侯,各人日后的荣华富贵?在这一种性质的征战中,战而败者,只有死路一条。不战而降者,也只有死路一条。当时幸免一死,日后也几乎必死无疑。因为,企图将天下一统之后当成“家业”的人,他是谁都不信任的。君不见,韩信的下场如何?刘邦对萧何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相,也是多么的惕心重重!对张良那么轻功名、求淡泊的谋士,居然也腹议再三啊!萧何被刘邦下过大狱,樊哙也几乎被刘邦杀了。甚至对皇后吕雉,不是也曾暗暗叹过——夫妻关系,只剩下了相互利用的权力关系了吗?结果怎样?自己一命呜呼之后,他刘姓家族的皇亲以及忠于他们的臣将,还不是被自己老婆吕姓家族的势力赶尽杀绝吗?而吕雉亡后,她家族的权贵人物,同样也被周勃、陈平几乎斩草除根,京城里死了几千人,血腥弥天……

谈开去,一部中国史,尧、舜、禹三帝时代,乃“天下为公”的时代。神话也罢,传说也罢,起码有文字的史中,确曾那么记载过。之后,“家天下”的史页就翻开了。

于是争来战去,一时你是“贼”,一时我成了“逆”,左不过都想使天下有朝一日姓了自家的姓,并且能将天下作为祖业,代代相传,千年万年,固若金汤。

大清王朝经营家天下的时间算是长的了,但也不过二百多年。在历史的长河中,那叫“一瞬”而已。

国土沦丧了,大清的皇子皇孙们,每对皇祖皇宗们的牌位愧曰:祖上传下的社稷江山怎样怎样……

疆土成了一家一姓的江山;国家成了一家一姓的社稷,封建统治之根子上是腐朽的,正是腐也腐在此点,朽也朽在此点。即使明君贤主,坐在“家天下”的皇位上,迟早也要连自己一并腐掉了,朽掉了。因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是历史大趋势,而“家天下”终究是不可持续的。

一部书稿能引我发出这些情不自禁的议论,我认为便是很值得我读的书了。

如果说我对此书付印前还有什么建议,那就是——我赞成作者并不在战前事后的谋略和战争场面两方面耗散太多笔墨,而侧重于对人物之间的种种复杂微妙的关系的揭示。但,有几场战争的惨烈,该渲染的还是以渲染一下为好,比如楚汉两

军的最后一役、项羽之死。毕竟，从文学的角度，那是很值得以泼墨笔法与工笔笔法交错呈现给读者看的……

大兵如市，
人死如林，
持金易粟，
粟贵于金。

抄一首汉代童谣，结束此序。

梁晓声

2009年9月10日于北京

目 录

第 一 章	黄老之学	1
第 二 章	拜将	9
第 三 章	有情人	18
第 四 章	暗渡陈仓	24
第 五 章	王陵归汉	33
第 六 章	知遇	40
第 七 章	千里奔袭	48
第 八 章	血染滩水	57
第 九 章	文武之道	64
第 十 章	木罌渡军	74
第 十 一 章	背水一战	85
第 十 二 章	运筹帷幄	94
第 十 三 章	义士	105
第 十 四 章	潍水半渡	115
第 十 五 章	进退失据	123
第 十 六 章	夫妻之间	131
第 十 七 章	月下箫声	138
第 十 八 章	十面埋伏	145
第 十 九 章	四面楚歌	153
第 二 十 章	汉祖即位	163
第 二 十 一 章	荣归故里	172



第二十二章	人杰	177
第二十三章	礼之用	184
第二十四章	五百壮士	191
第二十五章	声色兼修	198
第二十六章	家事	202
第二十七章	君臣反目	210
第二十八章	白登脱险	216
第二十九章	道法自然	223
第三十章	废立之争	231
第三十一章	醉相	239
第三十二章	养生之道	245
第三十三章	家天下	252
第三十四章	生死一知己	259
第三十五章	欲加之罪	266
第三十六章	四皓	273
第三十七章	归故乡	285
第三十八章	相约来生	293
第三十九章	生死关头	299
第四十章	母子之争	307
第四十一章	鞠躬尽瘁	315
第四十二章	萧规曹随	323
第四十三章	天、地、人	330
第四十四章	千秋功过	338
第四十五章	权力的真空	345
第四十六章	紫气东来	353

第一章 黄老之学



四月的关中，正是花红柳绿、百鸟云集的季节，但是公元前 206 年的四月却不同于往年。一场持续了三年的反秦大战刚刚结束，十九路诸侯的兵马依然驻扎在咸阳四周。项羽一把火烧了咸阳，那些没有燃尽的废墟上还到处冒着黑烟，诸侯兵马烧杀抢劫，难以约束，百姓们四出逃命，咸阳四周大片的土地荒在那里，几乎看不到农民耕种的身影。只有汉军屯兵的灞上，依然秩序井然，和往年一样，农民们照常扛着锄头下地干活，路过汉军的营地，还有说有笑地和官兵们打着招呼。

刘邦骑着一匹白马，垂头丧气地回到灞上，将马鞭一撂，气急败坏地骂道：“他娘的，我就知道这两个混蛋要算计我。把他娘这么个寸草不生、流放犯人的地方封给我，老子不服！章邯算什么东西？凭什么让他坐享关中！”

他刚刚参加完戏下的分封仪式，项羽作为各路诸侯的盟主，将他封为汉王。当初从彭城出发向关中进军时，怀王曾经有约，先入关中者为关中王。眼下项羽坐大了，挟巨鹿大战之威，凭借诸侯不可抗拒的实力，把怀王抛在一边，将瓜分天下的权柄抓到了自己手里。项羽操刀，范增在一旁出谋划策，硬是把关中一分为三，分给了秦降将章邯、董翳和司马欣，而将率先入关的刘邦赶到了汉中。刘邦当时未敢发作，可心里怎能咽得下这口气！

萧何见刘邦怒不可遏，急忙端过一杯水来，劝道：“汉王先喝口水，消消气。不要和他们一般见识。巴、蜀之地虽路途遥远，教化未施，却也并非不毛之地，那里土地之肥沃，物产之丰饶，民风之淳朴不亚于关中。汉王此去正可以养精蓄锐，避诸侯之锋芒，日后再做他图。正可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焉知去汉中不是件好事呢？”

一席话说得刘邦气消了一大半，问道：“你怎么知道巴蜀的情况？”

“臣于咸阳遍收秦之图书、籍册，想汉王日后打天下能用得着。故而对巴蜀的情况略有所知。”

刘邦知道，眼下实力不如人，惹不起项羽，心里再不服气也得忍着。别说汉中土地肥饶，就算真是块不毛之地，他也得去，于是又高兴了起来，道：“你可真是个好心人。好！那咱们就暂且到汉中委屈一下吧，你来给我做丞相如何？”

“臣恐力不胜任，误了汉王的事。”

“别他娘的跟我来这一套，我就讨厌你们这些读书人，明明心里愿意。嘴上还要推让一下。”

萧何道：“不是我故意做作，即使我愿意助汉王一臂之力，还恐众人不服。该有个公议才好！”

“议什么议！谁敢不服？有我呢！”

正说到这儿，张耳来了。张耳一是来看看老朋友，两个人已经三年没见面了；二是发泄对项羽分封的不满。张耳自视甚高，项羽只给他封了个常山王，区区弹丸之地，司马印曾是他的部下，项羽分给他的地盘比他和赵王的还大，且都是地肥水美的膏腴之地，而令他和赵王迁出赵地，这无异于发配，张耳心中着实不服，同时，他也在为刘邦鸣不平。

对分封不满的，还不止张耳和刘邦两个人，张耳刚刚坐下一会儿，燕王韩广、胶东王田市、赵王歇等人也先后来到，纷纷为刘邦鸣不平，同时也发泄一下自己的不满。诸侯之中，除了项羽，就属刘邦势力最大，大家都希望刘邦能出面说句公道话，刘邦安慰了这个，又劝说那个，可是心里掂量了一下自己的分量，恐怕还没有改变这个结局的实力，只好摆上酒宴，一边招待众人，一边煽风点火，借机挑动诸侯对项羽的不满。大家边喝酒边骂街，喝到一半，又有韩王成和韩公子信来访，他们的问题更严重，项羽因为韩王成没有追随他，而是跟着刘邦进关的，心中恼恨，不准其就国，让他随自己一同回彭城去。

“这不是刚封了王就不算数了么？怎能这样出尔反尔？”公子信愤愤不平地说道。公子信是韩襄王的孙子，现为韩国大将军，身長八尺，长得一表人才，入关作战中曾屡立战功，刘邦对其十分欣赏，端起一杯酒来说道：“来，我先敬你们君臣一杯。别跟他们治气，这笔账迟早是要算的。”

韩成脸色很不好，接过酒杯来说道：“话是如此说，可是国将不国，这酒哪里喝得下去？诸位虽然心中也有不平，但是却不像我韩成有家不能回。还望汉王和诸位能给我说句公道话。”

刘邦道：“我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我要是能主持公道，何不先给自己讨个公道？”

燕王韩广道：“咱们干吗要受他这个气，项羽有什么了不起的？谁给他的分封天下的权力？不行咱们就联合起来反了他！”

“就是，反了他！”

“汉王带头，我们去串联诸侯，不满的人还多着呢！”

韩广一说，众人都跟着附和。正说着，张良来了。韩成迫不及待地问道：“怎么样？”

张良只是摇了摇头，没有说话。他是找项伯为韩成活动去了，但是项羽说什么



也不答应,坚持要韩成跟他去彭城。韩成无可奈何地问道:“那怎么办?”

张良见这里人多,不便再说什么,道:“再想办法吧。”

众人发了半天牢骚,见没什么结果,纷纷散去,只剩下韩成君臣三人,刘邦对韩成说道:“韩王若不嫌弃,就先在我这里暂时栖身,日后再寻找复国的机会。”

张良看了看韩成,道:“这倒不失为一个办法,汉王为人宽厚,暂且在汉王麾下寄居一段无妨。”

韩成说什么也不肯:“不!他说去彭城我就跟他去彭城,看他到了彭城怎么向我交代?”

张良和刘邦都知道去彭城凶多吉少,因此都不同意他这样做,但是韩成决心已定,再怎么劝也没用,于是张良道:“那好吧,我陪主公前往彭城。”公子信也要去,张良道:“公子不能去。公子可留在汉王处暂且栖身,待我与韩王回来之后再作打算。”

“可是此去千里迢迢,万一项羽不怀好意,我王身边无一兵一卒,何以保证安全?”

“正因为如此,公子才不能去。公子不去,尚有这几万兵马在,项羽多少还要有点顾忌,公子若随之去了,项羽反而没了后顾之忧。”

刘邦道:“子房说得对,公子就先同我去南郑吧,你我联手,也有十几万人马,项羽不能不有所顾忌,他不会把韩王怎么样的。”

计议已定,韩成君臣准备告辞,临出门,张良对刘邦说道:“项王近日准备就国,汉王当早早去谢恩才是。”

“谢恩?谢什么恩?我不兴兵讨伐他就便宜他了。还给他谢恩?”

“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项王一直怀疑汉王有争霸天下的野心,应使其彻底消除疑虑,汉王方可安然无事,否则不得安宁。”

“好,我听你的。不过派谁去呢?”刘邦挠了挠脑袋说,“还是你最合适。麻烦你再替我走一趟,你和我那个傻瓜亲家熟,就托他在项王面前美言几句。多带点金银珠宝,见人就塞,别吝惜钱财。”

第二天,刘邦派人给张良送去两箱珠宝,张良分文未动,如数将其转给了项伯。

这次分封,刘邦遭到了项羽的排挤,却使他在诸侯中的威信大大提高了,那些对项羽心怀不满的人,纷纷集结到了刘邦的旗帜下。诸侯闻刘邦不日将动身之国,有送金银珠宝的,有送兵马粮草的,还有诸侯部下听说刘邦贤能,私自跑来投奔的,几天之内,刘邦麾下竟多出了三四万人马。

出发之前,刘邦对内部机构进行了一次大调整,对起事以来的作战有功之臣纷纷进行了封赏。任萧何为丞相;封樊哙为临武侯,迁为郎中;封夏侯婴为昭平侯,号滕公,拜为郎中;封曹参为建成侯,迁为将军;赐周勃为威武侯,拜为将军;赐酈商为信成君,以将军职拜为陇西都尉;封刘交为文信君,其他各将也各有封赏。其时刘邦的部队已经发展到了十几万人马,不仅有步兵,还有车兵、骑兵,为了训练和作战的

方便，刘邦将这两个兵种单独分离出来，由夏侯婴统帅车兵，灌婴统帅骑兵。

内部的分封同样矛盾重重。诸将跟随刘邦三年多，都想有个好结果，这个分封不仅是对众将的奖赏，也是对他们三年来功绩的评价。首先是曹参不服气，起事以来，曹参每阵冲锋在前，身上负伤十余处，几次差点把命都搭上了，而萧何从来没有上阵打过一仗，每逢有战事还要专门派人保护他，曹参想不通的是，连刘邦都要亲自上阵厮杀，你萧何有什么资格坐享其成？

曹参心中闷闷不乐，独自坐在帐中翻看《吕氏春秋》。一翻开书，立刻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心中那些不快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这部《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集合了天下几乎所有著名学者写就的一部奇书，虽然其中夹杂有各个不同学派的观点，但其核心是黄老之学，堪称是秦汉时期黄老之学的代表作。曹参早就知道这部书，对其中所言深有同感，但是过去看到的传抄本皆残缺不全，这次得到原本，视若珍宝，正看得津津有味，陆贾来了。

陆贾是个书生，官职不大，在刘邦身边帮办一些文书之类的事情，有时候跟着酈食其到诸侯处做些联络说和的事，按说和曹参这样的大将是搭不上话的，但是在军中久了，曹参发现这个年轻人颇有见识，特别是对黄老之学情有独钟，两个人常在一起交流各自的读书心得，因而很有共同语言。陆贾是奔着曹参这部书来的。

“曹将军，听说你捷足先登，把宫中唯一的一部《吕氏春秋》拿来了？”

“你怎么知道书在我这里？”

“可不是我一个人在找这部书啊。”

“还有谁在找？”

“我呀！”正说着，萧何进来了，“曹大将军什么时候看完，也借给我看看。陆贾，我可不是以官职压人，排队在你前面。当初进宫找书，曹将军前脚走，我是后脚到的。”

陆贾道：“自然是丞相在前，晚生不敢僭越。可惜这是部前朝旧作，不好公开弘扬之，若有一部自己的春秋才好。”

萧何道：“那好啊，陆生正年轻有为，何不就动手做一部我朝的春秋？”

“现在正忙着打仗，哪有那种闲空？再说，晚生才疏学浅，也没有这等德能。”

曹参道：“事情还不都是人干的吗？既是有这想法，就该早做打算，一旦天下太平了，就动手把他写出来。”

萧何问道：“你刚才说不是一个人关注这部书，难道还有谁在找它吗？”

陆贾道：“我听说子房先生也在打听这部书，我观子房先生谈吐行事，倒像是个黄老之学的大家。”

曹参道：“子房的道德文章恐怕非我辈能比。”

“谁在这里背后说人哪？我可是听见了。”正说张良，张良到了，他是来向萧何、曹参等人道别的。



萧何道：“幸好没说坏话，听见也无妨。”

曹参道：“我倒想说先生几句坏话，仔细一想，竟挑不出毛病来。子房可称得上是完人哪。”

“看来问题严重了。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若是别人挑不出毛病，那一定是有大毛病了，我该好好反省才是。诸位若有什么忠告可不要瞞我。”张良在刘邦这里一直是客居的身份，所以说话比较客气。

萧何道：“子房真是虚怀若谷，在下唯一的忠告是注意身体。先生可能是过于操劳，近来气色可不大好。”

“是，我自幼多病，经不起劳累。休息一下就好了。”

曹参道：“方才还说你是道学大家，能否给我们传点真经啊？”

“怎么会认为我是道学家？”

“从先生的言行来判断。”

“如果说我是道家，那可相去太远了。”

“那先生所学属哪一家呢？”

“其实我不过爱看些杂书，各家有用的东西我都吸取，若说学问，可以说没什么学问，因而也就什么家都不是。”

曹参这里今天分外热闹，四个人正说着话，樊哙和卢绾也来了。卢绾带着揶揄的口气说道：“哟，丞相在这儿，小的这厢有礼了。”

樊哙也趁火打劫跟上一句：“丞相日理万机，怎么有空在这闲聊啊？”

张良听出话不对味，知道有是非，急忙告辞，陆贾是小辈，更不想掺和，也跟着走了。萧何没有走，刘邦封他为丞相，他知道众人不服。特别是曹参，自起事以来，刘邦一直把他当做武将来用，只有萧何知道，曹参是个文武全才，刘邦要打天下治天下，离不开曹参这样的人。萧何曾一再和刘邦提起，刘邦也不是听不进去，但是打起仗来却离不了曹参，即使他有再大的本事，目前也离不开军中，打仗是第一位的。萧何到曹参这里来，是想和他沟通一下，眼下正是形势吃紧的时候，内部不能产生隔阂，大家应当携起手来协助汉王度过眼前这一关。于是对众人说道：“汉王选我做丞相不过是权宜之计，我萧何知道自己德不当其位，能不胜其职，不过目前天下未定，还望诸位顾全大局，共同协助汉王把事情办好。切不可自家内部起纠纷。诸位见识比我高，特别是曹将军，文武双全，德才兼备，汉王视将军若股肱，你我更应该携起手来协助汉王成就一番大业。诸位都是功臣，我萧何希望诸位将来都能发达，我情愿给各位做个垫脚石，绝不想与谁争什么。”

萧何这番话完全是肺腑之言，但是众人却听不进去，觉得他这么说是得便宜卖乖，曹参本不想说什么，可是萧何点到他，他不能不说话了：“丞相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我与你争丞相之位不成？”

这里还没解释清楚，灌婴和酈商又来了，原来他们是约好了来找曹参的。几个

人你一言我一语，连讽刺带挖苦，根本不容萧何说话，萧何一片苦心付之东流，只好告辞了。

众将心中不服，就拿曹参说事，一起来找刘邦，七嘴八舌地嚷嚷道：“萧何有什么功劳，凭什么让他做丞相？”

“就是，我们在前方卖命，他倒吃现成的。他上过一次阵吗？杀过一个秦兵吗？”

“曹将军哪一点比他差？光看曹将军这一身伤，也该在萧何之上。”

刘邦道：“诸位不要强人所难嘛，萧何手无缚鸡之力，教他如何上阵厮杀？”

“既然不能上阵，就不该厚着脸皮坐享其成！”

刘邦一听就火了：“什么叫坐享其成？你们他娘的有点良心没有？他享什么成了？平时你们只管打仗，打完仗就什么都不管了。每到一地，你们喝酒的喝酒，找女人的找女人，就萧何一个人在那忙乎，给你们准备住房，准备粮草，帮你们照顾伤员、病号，你们看看都把他累成什么样了，你们还来说这种话？让你们来当这个丞相，你们当得了么？你们自己说说，哪一个敢说比萧何强，谁敢说，我就让他来当！”

众人心中自忖，确实比不上萧何，一个个都低下了脑袋，只有曹参心中仍然不服，他自认为是军中第一功臣，文武兼备，哪一点都不比萧何差，从在沛县做狱掾起，他就一直在关注着天下大事，琢磨治国安邦的道理，三年来征战于野，他一刻也没有停止思考，一直在琢磨秦亡国的原因，考虑如果刘邦得了天下，该如何总结经验教训，不再重蹈秦的覆辙。在咸阳，他第一个跑到秦宫书室，拿走了《吕氏春秋》，是有他的打算的。他早就想和刘邦好好聊聊，可是刘邦哪里听得进去？刘邦这个人急用现学，来得很快，但是你和他谈将来的事，他根本没那个心思，戏下分封已定，曹参打算到了汉中再和刘邦细聊，不料刘邦已选定丞相，让曹参大为失望。但是，既然刘邦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曹参也不好再说什么。众将见拱不动萧何，又扯出其他的是非来，说这个不公，那个不平，让刘邦臭骂了一顿，讨了个没趣，走了。

众将离开大帐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刘邦感到十分疲劳，想好好睡上一觉。最近确实把他累坏了。事情一件接着一件，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这会儿心里一放松，立刻觉得腰酸背疼，上下眼皮直打架，刚要躺下歇会儿，忽然想起好久没见到玉君和小儿子如意了，于是一个人朝玉君的住处走来。还没到地方，就听见玉君连哭带喊地在和谁吵架，刘邦实在烦得要命，不想再陷入女人们之间的是非，转身就往回走，可是不巧被玉君看见了，玉君抱着孩子朝他跑过来，把孩子往他怀里一塞，说：“你的儿子还要不要，自己看着办吧，我可是受不了了，我要回我的定陶老家去。”

刘邦伸手接过孩子。如意受了惊吓哇哇大哭起来。这时吕雉从玉君房子里走出来，也不说话，只是望着刘邦，看他怎么发落。刘邦问道：“怎么回事？半夜三更闹得大哭小叫的，这是在军中，成什么体统！”

吕雉道：“你问她自己，我是打她了还是骂她了？不过是让她搬个家，她就这么



嚎起来了。”

“哦，是我让搬的，玉君，你就按夫人说的去做，让我省点心好不好？”

原来，刘邦继在高阳纳了双妾之后，又有了新的女人。进了咸阳，虽说听从樊哙的劝告从宫里搬了出来，但还是偷偷摸摸带回了几个宫女，加上近来又有诸侯进献美女，他身边已经有十几个女人了。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这么多女人到一块儿，那就更热闹了，刘邦害怕家里一天到晚吵吵闹闹的影响不好，所以让吕雉找个远离军营的地方，把这些女人统一安置起来，免得到处惹是生非，吕雉自然也乐于这样做，从现在起，她必须得拿出后宫之主的威风来，否则，日后这些女人还不把她吃了！吕雉命令一下，其他人不敢不从，可是玉君就是拖着不搬，吕雉三番五次催促，说什么她也不走，无奈，只好叫了几个士卒来强行搬东西，玉君哪受过这种气，当场就闹了起来。

玉君梗着脖子说道：“我就是不搬。”

刘邦把脸一沉说道：“军中有军中的规矩，家里也得有家里的规矩，我说搬就得搬！”

“要搬也可以，你先说搬过去你儿子还要不要？”玉君不搬还另有原因，她知道吕雉对她和如意不怀好意，当初坠马早产她就怀疑是吕雉搞的鬼，前几天，吕雉到她这里来过一次，只是一转眼的工夫，不知道她给孩子喂了什么，她刚走，孩子就上吐下泻直翻白眼，差点没把小命送掉。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玉君已经把吕雉看透了，这个人心狠手辣，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她怕集中到一起住，人多眼杂，一眼看不住会把孩子的性命送了。因为没有证据，这话玉君一直说不上口，但是此刻逼到这儿了，她只好把话说了出来。吕雉一听这话，立刻恼羞成怒：“我只是奉汉王之命让你搬家，你别血口喷人好不好？那孩子好好的怎么了？难道说我还会害你的孩子不成？”

“那可说不准，你什么事干不出来？天下没有比你再狠毒的人了。”

“说话可要有证据，我怎么狠毒了？我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

“你自己做的事自己知道。前几天那孩子又拉又吐是怎么回事？”

“小孩子吐奶拉肚子算什么，你别胡扯好不好？”

刘邦见玉君话里有话，而且越吵越凶，不耐烦地说道：“好了好了，都给我闭嘴！”然后对吕雉说道：“你先回去，我慢慢跟她说。”

当晚，刘邦就住在了玉君处。玉君哭诉了一晚上，说吕雉要谋害如意，刘邦不大相信，但是也没有强行叫玉君搬家。这样一来，吕雉就没法做人了，过了两天，大军就要出发了，吕雉对刘邦说道：“你去当你的汉王吧，我不去了。”

“怎么了？”

“我得回家。人家有孩子，我也有孩子，我不能不要自己的孩子。”

“哎呀，孩子以后再去接嘛，怎么在这种节骨眼上还跟我过不去？”